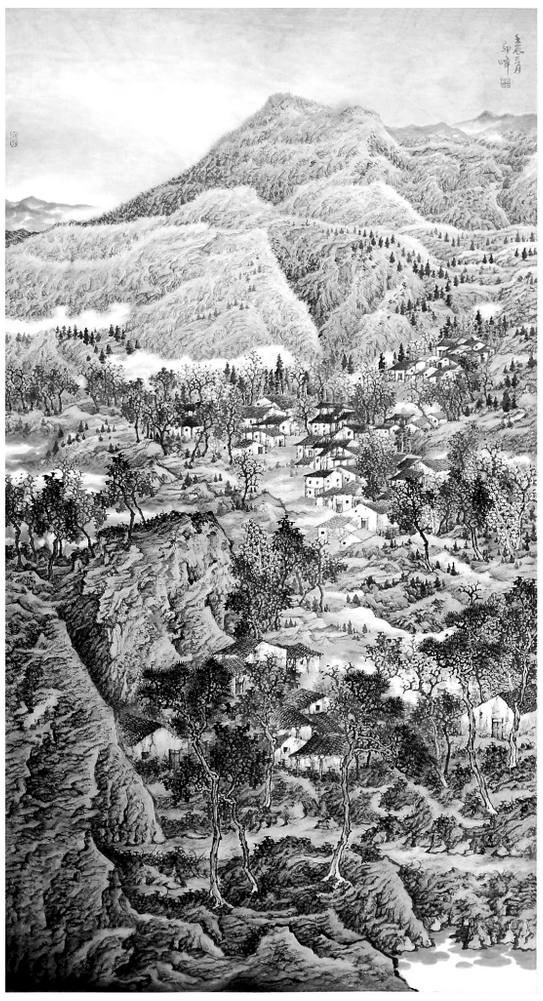


山里人家(国画) 郭 峰

随笔

手机控

许 锋

以前形容人喜欢什么，用“迷”字。财迷、色迷、影迷、球迷……这迷那迷。现在用“控”字。微博控、手机控——这控，那控。

迷是个动词，迷你，迷路。控也是个动词，操控、控制。但控比迷有力道，威猛。

就有了“微控”这个词儿。没当过兵，但我爱好军事，知道“微冲”。微冲不算微控的一种。微冲听起来怪小，一般人可能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是冲锋枪。

恍惚间，人俨然进入了“微控”时代。

手机是微控的载体。在城市里，手机越来越开始朝“人手一部”进发。我父母生活在老家县城，二老也一人一部。如今谁说没手机，简直是天外来客，或者异域奇闻。人的手机越来越像毛驴脖子上挂着的铃铛，走到哪儿，“叮当叮当”地响。要不响，或者半天不响，或者整天不响，人都诧异，不自觉地拿出来看，上下翻通讯录，短信记录，做一番思考状。

就不是人控制手机，是手机控制人。人只要闲下来，就不断地玩手机上的游戏，不断地发短信，不断地登陆QQ，微博(高级手机才有)，信息的轨道与人如影随形。我以为，都这样了，人还要隐私，隐什么私啊，都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有的人恨不得告诉全天下，我正蹲在一个贼孔贼孔的马桶上……

这个年代，再没见过几个间谍、特务。要是局势动荡，人人手里有手机，间谍、特务捣起蛋来，那可太方便了，监听你的谈话、遥控你的开关、操纵你的衣食住行……不费吹灰之力。

手机就是电话——我知道我老土了，有人会把我当唐朝的出土文物。年轻人都用手机照相，随处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自拍也行——写真、局部，美好的，丑陋的，只要你摆好姿势，摁下快门，手机能把一切都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清晰得如同我老家兴隆山山涧流淌的溪水。所以，有时手机就成为手雷，呈堂证供。

年轻人还用手机控制微博。微博的娘家是网络，应该在电脑上控制。可如今谁还仅仅通过电脑(即便是笔记本电脑)控制微博，那就是北宋年间的朽木，不可雕也。如今手机啥都能干，控制个微博小菜一碟。走到哪里，想起什么，发一条。看到什么，发一条。吃到什么，发一条。实在没啥好原创的，转载个，也算一条。好似个任务，完成爽得呆了。又好似抽烟或喝咖啡上瘾，不发急得慌。发了谁看呢？一旦有个人转发，兴奋得像吃了老娘炒的醋熘土豆丝。

年轻人还用手机控制QQ。很多QQ发送的消息都显示是通过手机终端实现的。刚开始我很纳闷，手机怎么就能登录QQ呢？后来才知道，不是我老土，是我的手机老土。我的手机产自三年前，按现在年轻人革新的速度比，基本等同于穿越到民国了。

无数的事实证明，我们已进入微控时代。微控，就是微观“天下”。此处的天下，涵盖银行账户、炒股密码，乃至将来家门上的锁，各处的监控仪。人们在手机上操纵一切。手机在，人在。人在，阵地在。

手机不在，人着火一般慌张。

可是，手机不是微冲，微冲有杀伤力，是武器，也是凶器，能唬人，一般人不能持有，白给他，他也不敢要。可越来越多的手机像宠物，不但好看，而且可爱，又有那么多好玩的东东——有的人专偷手机。

偷了你的手机，是不是等于偷了你的中枢？当然是，因为一切的秘密，都归了人家。一切的控制，都归了人家。人家微控你的天。

所以，手机越来越像个筹码，压了咱全部的身价，咱看护手机，要像看护咱的性命一样。

我们要记的号码太多，有时竟然记不住爹的电话号码。但手机到了贼手里，贼会骗爹。贼骗爹时，不说别的——你儿子出了车祸了，赶紧打钱来，你看，电话我都拿着呢……

散文

棚顶的葫芦

衣 水

在行道边上种植很多葫芦，行道顶上搭上结实的木料架构的顶棚。行道边的葫芦，一破土就开始往上爬了。它们昂首攀援一个春天，不畏长途跋涉，终于来到棚顶。我原以为植物不会行走，没想它们一个春天竟然爬到了花开的制高点。

行道的棚顶是一个自在的世界。阳光蘸满它每一个小角落，细风如酥嫩的小手，偶尔来的几只鸟雀，也赖在这里歌几声。一个春天，葫芦秧都在寻找理想的位置，它们在棚顶穿来梭去，做最后的腾挪。不到最后的战鼓响遍，它们不会抬起寻觅的头儿。

葫芦是一种固守的植物，它们不会走在半路上开花。也没有任何诱惑，能够让它们吐露秀口。它们是在憋着、掖着的含蓄女子，直到春天爆出最后的火辣，它们才会素面朝天，呼啦啦把满腔的浓情蜜意吹奏给我们。

我看着乳白的大喇叭，一个一个从葫芦藤上钻出来。有时候一个素雅女子单奏，有时候众家姑娘和弦。一滴滴，一弦弦，单色里带着清幽，混音里透着金贵。它们吹落了赶场的金色阳光，它们吹散了慕色羡音而来的风。它们吹进了少女的娥眉，它们唤来一群无家可归的葫芦哥儿。

这时候葫芦藤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它们在花底等待坐果。这时候，我看到一个个指头肚儿大小的小葫芦，早已经在花腔里露出渴望的眼睛了。它们通过花蕊、花筒，把太阳的温度储藏在小小身子里。我想，它们把太阳分割成千千万万的小块，分别装在自己的身体里，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太阳了。

小葫芦一天一天长大，我在梦境之中已经看见它在向我招手。一只天真无邪的小葫芦，淘气地吊在棚顶的葫芦藤上。它在贪婪地吮吸着太阳的热，它在淡雅的清风之中荡漾着秋千。有一段时间它躲进巨型手掌一般的葫芦叶里，悄悄窥视我的世界。那时候就连一只鸟儿扑棱棱飞来，它都会吓上一跳，它都会往叶密处挤上一挤。它太胆怯了，它把自己的身体，只紧紧裹进隐秘的想法里。

这是一只勇敢的小葫芦，自从它向我招手，它已经在内心解放了自己。它不再把自己当作葫芦藤的附属，它就是一只独立的葫芦。这时候它豁然开朗，它立刻就把自己推上了大众的视域。一只葫芦不再需要葫芦叶的掩饰，它推开众多阻挠之手。它光闪闪地照耀在我的面前，顿时，我被它蕴藏的灵秀之美，击倒了。

在行道的顶棚，一根一根粗壮有力的藤臂上，悬着一个一个精巧的即将长大的葫芦。不，不是葫芦，而是一个一个吸饱了阳光的乳房。我仿佛在梦境之中，看见它们张开羽翼般的翅膀，不停地飞，不停地追逐阳光。现在，它就在我的头顶之上，我能够看到它隐秘流淌的汁液，乳白的汁液，在一个椭圆形的梦里。

它已经扰乱了我的脚步。它是重力下的秀乳，它有重未抚摸过的那种洁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双手，能够配得上它。我想，只有婴儿的小口，才能吮吸它的汁液。我看见它向我微笑，我知道它要成熟了。

我在棚顶下面踟蹰不前，我知道它胸中有一轮太阳，有十万婴儿。我把手举过头顶，但它不属于我。我想，我的喜悦来自于我发现了它的美。而此刻，我举起的手无法前进，也无法收回。

新书架

《我在美国三十年》

艺 超

这是一套系列旅美见闻文集，全系列共三本——《从华尔街到华盛顿》、《培育自由》、《日常美国》。作者从细节入手，从亲身经历的一个个小故事讲起，逐步深入到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读来趣味盎然。

《培育自由》：自由如何深入美国人心的详细展示，最全面的美国教育观察笔记。

《从华尔街到华盛顿》：三权分立、民主当道、市场最大，已成为人所共知的美国社会常识。我们隔岸观火，作者却身处其中，参加过选举，当过陪审员，亲历过华尔街风暴，对崇尚“挑战主流”的社会文化从愕然到接受到深思到笔之成书，用意不唯记录，更为借鉴。

《日常美国》：本书作者浸染美国风情习俗近三十年，用比较纯正与全景的视角白描美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郑地风物

麒麟岗的传说

宋宗祧 张铁棍

很早以前，圃田西边两公里处有一个叫麒麟岗的大土丘，如今已经消失了……

据老人讲，那里原是一户农夫的农田。有一天，农夫正在耕地时，拉犁的母牛突然临产，农夫只好停犁等待。不多时，母牛产下一只怪物，龙首牛身。它身上有斑纹，嘴边有髭须，两眼凸起，鼻孔上翻，犄角发岔，很是奇异。为了让母牛尽快下奶，喂养这只小畜牲，农夫急忙回家熬催乳的小米粥，并顺便把此事告诉了乡亲们。乡亲们都想看看是咋回事，便一窝蜂似地跟着他来到了田里。不曾想到的是，那只小怪物竟然在吞食农夫的犁具和铁索。农夫大骇，担心这只怪物长大后危害自己、危害乡亲，就与大家一齐动手把它打死，并就地掩埋。

当天夜里，农夫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道长模样的人，手持拂尘，站在他面前。农夫打量了他一番，见他下巴留着一撮胡须，飘然胸前；头上绾着发髻，上插玉钗；身穿八卦道衣，上绘太极图；足蹬蓝色布鞋，上绣云勾，满面红光，慈眉善目……于是，开口问道：“你是何人，来此何干？”那位道长微笑了一下说：“我就是列子呀！是特来向你说明白天发生的事情的。”农夫又问：“有何见教？”列子说：“近来，我算定福星会降临圃田，给乡亲们带来好运，大概就应了那只小牛仔吧。它哪是什么怪物，是麒麟呀！常言道，麒麟进门，带福于人。麒麟如果送才能使你子孙满堂，出将入相；如果送财能使你家业兴旺，平安吉祥。他吃铁屙金尿银，能得到它是你的福气，是天赐，你怎么就把这样一只千年不遇的福兽给打死了？可惜呀！”说罢转眼不见。农夫醒来后，回想起列子之言，后悔莫及。他一大早就内疚地来到田里，为麒麟起坟。说也奇怪，农夫原先堆成的土堆并不是很大，但那土堆会长，一天大似一天，没多久，就成了一个大土岗。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麒麟岗。

谁知物极必反。由于人们都想沾一点福兽的光，让麒麟给自家带来财富、带来人才、带来吉祥安康，再加上麒麟岗自己会长，于是很多人都说，麒麟岗的土是吉土，且取之不竭，因此只要盖房建宅，便来此岗上无节制地取土。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索取大于供给，更由于列子托梦说，麒麟岗不愿看到人们这样自私、贪婪，决定停止生长。于是，若干年后，麒麟岗荡然无存。

谦和朴诚(书法) 崔向前

小说

为了你幸福

曹世忠

“虹，我有话想对你说。”望着虹那疲惫的面容，佐山终于鼓足了勇气说。

“说吧，我听着哩。”“不要把钱往火坑里扔了，我这病是没底洞。孩子还小，还得好多钱花。”佐山的话有气无力宛若游丝一般，飘飘悠悠的。

“你胡说啥呀？好好养你的病。大夫不是说了，你的病是劳累过度，吃点药打打针，养养就行了。”虹眼中的泪光闪了一下，瞬间就消失了。她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难受归难受，脸上还得竭力保持着平静，像蓝天里一朵悠悠飘动的白云。

两年前，佐山觉得胸部隐隐的痛，妻子催他到市医院拍了X光片。肺的表面有指头肚大的一片黑色阴影，他问这是咋回事？医生竟然说他不清楚。这大夫肯定是花钱走后门来的。庸医害死人，患者该倒霉！佐山很恼火，话到了嘴边却咽了回去。

直到手术后开始化疗时佐山才明白自己患了肺癌，虹和家里的人也一直瞒着他，谁都不忍心说破。“我的病我清楚。要是我走了，你把孩子送给姐姐吧，你……”佐山还想往下说，见女人一脸凄楚忧伤的神情，就打住了话头。

“我走了，你不要在家活受罪。有合适的就找一个。”佐山的话里浸透着一种体贴和温情，一种眷恋和惋惜。

又隔了一个月，佐山吃饭时咽不下去，吃一口吐一口，大口大口的鲜血往外涌。新婚不久，娘去世，爹又瘫痪在床，是虹端吃端喝，擦屎剐尿，整整侍候了五年。刚喘过来气，自己就得了这不治之症。那段日子，虹又长年累月白天黑夜连轴转，照顾他，脸都瘦下去一巴掌。跟着杀猪的翻肠子。女人跟自己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连一次饭店都没进过。想到这，佐山心中就觉得内疚，感到对不住自己的女人。“虹，你去把江舟叫来。”

虹的心里像揣着一只小鹿似的怦怦跳。她在上高中时就和江舟暗恋，情投意合。后来，爹在山上打猎，被一块滚动的石头撞伤，是佐山开车把他送到医院，还输了血。医生说，要是晚来一个小时，人就没命了。抱着感恩的心态，爹托媒人把虹说给了佐山。虹不同意，娘就把一根绳子搭到歪脖子树上，当人要有良心。我的小冤家，你要一脖子犟筋，我就死给你看！

爹有病，娘是刚烈性子，万一出了三长两短，要后悔一辈子的。虹跑到村外哭了一场之后，最后还是和佐山结了婚。婚后的生活表面风平浪静，而她对江舟的爱恋却时时在脑海汹涌，像一粒草籽，沉寂了一个冬天，就又在初春发出嫩芽。

“你去把他找来，我有话要说。”

“他没在家。”连着五六次，虹都一直这样说。

“黄连水里煮苦胆，我知道你心里啥滋味。”这句话在嘴边转悠了几转悠，好几次都被佐山咽了回去。可是，现在要是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

有一次，虹和江舟在村口说话，说的就是这句话。莫非，男人知道了那件事？她的脸一下子红了。

山哥，你有啥话就说吧。江舟站在佐山的床头前，见他脸色蜡黄蜡黄，半点血色都没有，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罐，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

拜托你替我好好照顾虹，她吃了不少苦。佐山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你又胡说啥呀？好好养你的病。虹安慰他，全家都盼着你的病快些好！

树挪死，人挪活。虹，我啥都知道，我是为你好！

江舟的心里一阵阵翻起波浪。一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佐山是掏出心窝子和他说真心话时，他激动地说：“你放心吧，我会让她幸福的。”

虹的泪水就一下子从眼眶里涌了出来，汩汩地流淌……

“从长远和战略上看，培养和造就出优秀的年轻干部、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是更重要的任务。做不好工作，是不称职的领导者；带不出好干部，同样是不称职的领导者。”

——胡锦涛

2012年的春节是1月23日这一天。这个时节点在我国南方可以说正值阳光明媚、气候暖融融的春天已经来临的时候。然而在北方和西部，依然天寒地冻，温度在摄氏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可就在今年春节前5天的1月17日，一个地区级政府网站上的一条并不怎么起眼的“公示”，将这个春节前后的亿万网民和公众搅得忐忑不安，情形颇如天翻地覆……

这就是甘肃武威市关于该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选聘）县级领导职位拟任人选任前公示的一则公告。《公告》开头的一段内容如下：

武威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选聘）县级领导职位

拟任人选任前公示的公告

武威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选聘）县级领导职位干部，根据报名与资格审查、知识测试、面试、差额考察（考核）、全委会差额推荐情况，市委常委会差额票决，确定以下31名同志为拟任（聘）人选，现予公告，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监督。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问题，可通过电话、来信、面谈等形式反映，我们将认真受理，并向署名或当面反映问题的干部群众反馈调查核实结果。如不存在影响任职的问题，将按有关规定履行任职手续……

公告接下来的内容是31位拟任职干部的简历和拟任职务介绍。最后是公示时间：2012年1月16日至2012年1月22日，共7天。武威市公开选拔（选聘）县级领导职位人选工作办公室还公布了公示期间反映拟任者有关情况的两个监督电话。

“我记得等市委常委会票决结束后，我们组织部很快就把公示的《公告》文稿敲定了。17日午后1点40分，《公告》被挂到了政府网上。当时我清楚地记得对部里几个月来被公选弄得精疲力竭的同志们吆喝了一声，说现在除了监督电话上的两位值班同志外，大家今天可以早点下班，回家痛痛快快洗个澡，睡他个够！哪知，《公告》才挂出去几小时，我又把部里的所有同志都喊了回来……老实说，作为组织部长的我，当看了铺天盖地而来的网民议论，就像头顶打了一连串闷雷。我心想：这回小小武威可真要出名了，我这位组织部长麻烦也大了……”武威组织部长李明生至今谈起此事，脸上仍然难掩当时的那份忡忡忧心。

武威的1月，史志上记载也曾会像南方一样春雷滚滚，那是在亿万年前的时代，自白亚纪之后尤其是有人类活动的千万年以来，似乎谁也没有听到过春节时天空会响起隆隆雷声。

公元2012年春节前夕，武威“公选”犹如开天辟地之雷鸣，震荡了神州大地。最现代、最快捷的网络传播，将武威“公选”的最后结果连同原本偏远的、鲜为人知的武威市一起“晒”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最先挑起这场“晒”风暴和“三牛风波”的是在网络界声名显赫的“天涯论坛”中的“天涯杂谈”栏目。“天涯论坛”是个公众论坛，在这里发出的声音很像赶集场上的噪声，随意性、自由性，尖锐和刻薄，好事与丑事都可以在这里获得张扬和市场。

18日10时32分，一个网名为“江湖人称美丽姐”的网民在转帖武威《公告》后，随即用“1989年出生，2011年7月工作，2012年1月副县级，牛呀！”为标题，发布网文，话题直指《公告》中的“焦三牛问题”，向武威组织部门提出三点责问：

“第一，尽管该同志是清华大学毕业，但根据2002年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该同志根本没有5年的工龄和2年基层工作经验；同时不具有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经历。请问武威组织部，贵市的选拔为何不遵守相关规定呢？

第二，尽管2004年的公开选拔任用党政干部暂行规定第11条规定：根据选拔职位对人才的需求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需要，可以对报名人员的职务层次、任职年限等任职资格适当放宽。但报上一级职位的，需在本级职位任满1年；越一级报名的，应当在本级职位任满4年；不得越两级报名。请问武威组织部，该同志为什么从科员直接到副县级，越两级报考呢？

第三，武威市公开选拔简章明确规定：‘211’大学毕业在武威工作两年或清华大学毕业的，可以直接报考副县级。请问该规定符合哪项选拔相关规定呢？而且为什么就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能报考副县呢？北京大学为什么就不行了，难道是为清华在贵市工作的同志量身定做的吗？”……

看得出，这个“江湖人称美丽姐”非一般网民，而是对现行的组织人事政策颇为熟悉和有所研究的人士，问题一上来就直指要害。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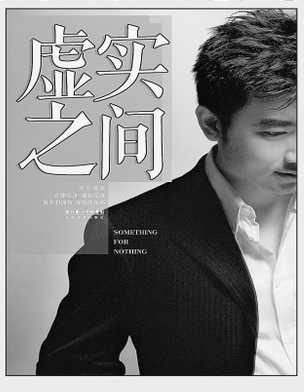
连 载

如果说，我的知识结构更多受益于父亲，母亲则在生活和做人方面对我影响甚深。她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和很多中国母亲不一样，她始终把我当成平等的朋友，尊重我的选择，让我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当我遇到大事、难事，她会首先给我讲清利害，告诉我她的观点，然后便不再干涉。“这要由你自己决定，对你自己负责。”

记得高考结束后，马上要估分然后填报志愿，我对母亲说：“我高中读够了，我要把志愿表里所有的格子都填满，不管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还是大专，或者高中专，不管官办还是民办，只要有学上就行，绝不复读。”没想到父母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无论我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哪怕以几分之差与最好的大学失之交臂，都不会要求我回去复读。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如此开明的父母并不多见。很多人认为自己家是书香门第，儿子不读名牌大学很没面子。而我的父母却信奉老舍先生那句话：“我的孩子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



他们几乎不会强迫我做什么。小时候他们让我学钢琴，弹了两天我觉得不好玩，于是就不学了。后来他们又想让我学声乐，因为父亲自身有基础，我的嗓音条件也不错。声乐老师就是我们的邻居，他教我发声的时候，总把手放在我腰上，我觉得很痒，老笑场，实在学不了，又放弃了。当然，因为对体操少年石成钢的特殊情结，父亲也曾希望我练体操，同样不了了之。最后，父亲问我喜欢什么，我想了想告诉他，我最想学游泳。他说那就学游泳好了。所以今天，我不会弹钢琴，不会唱歌，也不会体操，只会游泳。

有一句英文说得好：“Charity begins at home.”(一切美德源于家庭)家庭是塑造个性和人格的最重要环境。我要感谢父亲母亲，为我营造了宽松的、彼此尊重的成长氛围，让我健康自信。

有时我和朋友一起聊天时，父母来了电话，我经常会说“爸爸你好”，“谢谢妈妈”。朋友们就很奇怪：怎么和父母说话还这么客气？我就反问他们：“难道对父母说话不应该客气吗？不需要表达感谢吗？”这其实是我们家一贯的氛围。

回想起来，我的成长似乎有三个阶段。小时候总喜欢缠在父母身边；上了中学，经历青春叛逆期，常常莫名其妙地和他们拌嘴，闹独立，总觉得他们懂得太少，但管得太多，动不动就想离家出走，在北京读大学也不怎么想家；如今，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一转眼就是十几年，反倒总想和父母多坐一会儿，有时间就想多陪陪他们，也方才意识到，父母其实懂得很多很多，还有很多可以教给我的。我偶尔也会和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有点小争执，但年龄越大，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越小。

我渐渐懂得了父母的艰辛付出。从小学到中学，父亲每天早上陪我跑步，和我一起背书，母亲则早早起来给我和姐姐准备早餐。多年来，我们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多想什么。只有当我们长大成人，一样要肩负起来自社会和家庭的重任，才能体会这十几年如一日的背后，有着多么深沉的爱和责任感。可怜天下父母心，从他们为人父母的第一天开始，生命就转入另一条全然不同的轨道，无怨，无悔，永不停歇。

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十几年，有时间就想回家多陪陪他们。

西方的父母整天把“爱”字挂在嘴边，大多数中国父母好像都不习惯这种表达方式，但他们也有独特的爱的语言。母亲的爱，常常是一份你觉得一般般但她却精心准备的早餐，一件你可能不喜欢但她却千挑万选的衣服，一句你觉得实在啰唆但她却不得不说的提醒。一位寡言少语的父亲，一辈子也不会说一个爱字，他的爱的语言，也许就是站在院子门口，看着离家的你坐在出租车里远去，也许是把你用过的牙刷小心地放在柜子里等你下次回来……

（完）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27